庾岭之后再无故乡

□曹文军

一

把远方揣进庾岭，把初心交给田园
把记忆还给老家。庾岭之后，再无故乡

水稻、甘蔗，花生和油菜
分蘖潺潺流水，把时间的快与慢
谱成生活的行板
烫皮、板鸭，还有金色的脐橙
渐次抬高的味蕾使我变节

走出庾岭，半辈子
如何被消耗，我一无所知

当我写下庾岭，满腹的书剑恩仇
在屏幕里纵横驰骋
章江的水呵，古刹的梵音
仿佛逆行的精灵
把战时《梅岭三章》
挥洒成红土地的蓝海

二

风儿吹皱阳明湖。圣贤的诗书
在不老的天空下，呼应梅花的魂魄

我要在杜丽娘的传说里
修一座房子，安放春夏秋冬
让一心一念灼灼其华
使回乡的路，蒹葭苍苍

这里四季分明又四季如春
这里肯定万物也慈恩人世

尽可以省却心机，拆除路障
在农耕与工商之间，拉一根光纤
互联阳光与月色，打通混沌与沧桑
不用美颜，以眼摄像四时的筋骨
用老牛的慢工，翻晒『民亦劳止』的万古愁

风儿怡然而至，留在我的梦中
成为时间的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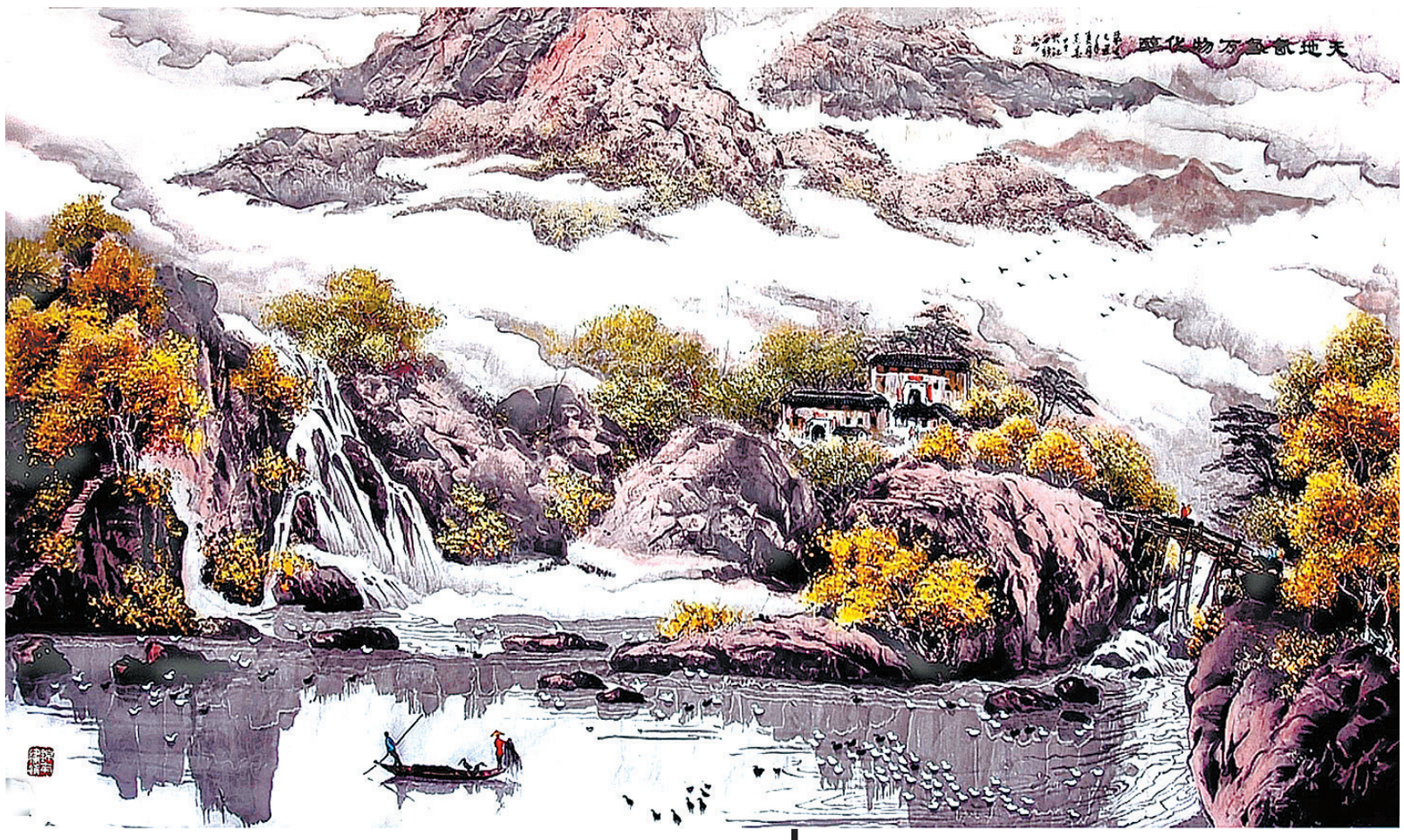
三

时间有遁迹之难，人生有盐卤之咸
梨花开出的节日比历法更精准
少年的奔跑播撒丰收的种子
唯有旅客的背包收纳遗忘

金风玉露的田园
渐行渐远的雁阵，安静如我
不为稗草的无用辩护
自顾回乡，像不敲自鸣的风铃
将尘埃的出处，石头的归途
写在章贡合流的罅隙

其实，怎么写，写在哪里
都少不了五谷杂粮，鸡鸣狗吠
那些吃一粒少一粒的粮食
叫一声少一声的动静
几千年以前就是人类的呼愁

他乡的吁叹，出自故乡
我不曾遇到故人



天地氤氲万物化醇 李遇春 作

感恩惠政

□肖亨荣

“如今的政策真好！”

“如今这个时代真好！”

这是在今天的乡下，常能听到的由衷赞叹之声。

阅尽沧桑的老人们感慨：如今不但不用交公粮了，还给我们种粮补贴；老人有养老金领，高龄的还有高龄补贴；真是做梦都没想到这辈子还能看到这样的好时代。

有人问一位在服装加工厂上班的留守妇女：“你中午在这厂里吃饭，你家里的小孩哪里有饭吃呢？”妇女嫣然一笑，答：“他们在学校里有免费的营养午餐吃呀！嗨，要是学校没饭吃，我每天中午还得大老远地赶回去做饭的话，那我可受不了！”

在外务工的年轻人过年回到家乡，只觉眼前陡然一亮，他们发现，原先坑洼不平、泥泞不堪的土路，全变成了一条条直通到家门的水泥路，不由得毫不客气地骄傲道：“嘿嘿，我们家乡的面貌不比外面差了！”有车一族则笑得咧开了大嘴：“这下洗车的钱都省下不少啰！”

规模空前、力度世所罕见的精准扶贫，更是贫困家庭的天大福音：生病住院的，费用几乎全报；孩子读书，有教育资助；想创业却没钱的，政府提供五万至十万元的贴息贷款；有劳动能力却因故无法外出务工的，可就近到扶贫车间上班；没房子住的，政府为他们建好了水电、装修一应俱全的保障房；重病、重残、无劳动能力的，则有兜底保障；每个贫困户都有专门与之结对的帮扶干部……

2019年，由于特殊原因，村里还有些扶贫工程未如期完成，一些该修的道路还未修，2020年又遇新冠肺炎疫情，经济受到一定影响，我们以为，未修的路，近期定将无望再修了，谁知当疫情还正在世界各国肆意蔓延之际，我国却迅速控制住了疫情，并尽快恢复了生产与生活秩序。在上级政府的关切下，在新任村党支书的带领下，暂停的工程又重启了，村民们的笑容又在脸上绽开了。

虽说村民对当前的政策，都深怀感激之情，可也有一小部分人心生不满——明知自己不符合享受低保的条件，也硬想要享受；明知老弱病残及人口较多的村组户的道路都还未修，却非要先给自己修才成；危房改造补贴，得了一栋的，还想要得两栋三栋……他们不忧公平与否，只患自己得到的还不够多，真是有负国家的好政策。有鉴于此，我常暗自提醒、告诫自己，断不可像他们那样，把国家的惠民政策当作唐僧肉，只想争抢得多一点。作为一个重残者，未经争抢也吃上了低保，感激之余，也觉惭愧——于国于家无用，何用虚靡太仓粟，倘若身体无灾无恙，哪怕穷死，也决不可如此。细观总在抱怨自己比别人少得了一瓶油还是一袋米者，非因“贫而无怨难”，多为“富而不足”者。并非是我有多高的境界——如孔子所谓的“君子矜而不争”那般，我只是相信，在大好政策的背景下，党和政府终不至于会落下一人的。

若从医学上的伤残鉴定而言，我是属于须依赖他人照护的，但我还是想方设法克服重重困难，力求生活自理。为解决下雨路滑时坐轮椅无法出去买菜的难题，我还在屋旁开了两块垄沟可通轮椅的菜地自种蔬菜。这种求生之本能，虽然不足以感动旁人，但还是感动了我自己。我想，如我这般之人，力争自强自立，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，一味地只想依赖于国，依赖于家，终不足取。所幸，当前我们的国家日新月异，一波接一波的惠民利好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兑现之中。

生逢这样的时代，真乃三生有幸，我感恩这个好时代！

红井之缘

□刘力

与瑞金的故事，缘于那口闻名中外的红井。

幼时在山沟里读书，语文课本中有图文并茂的一页：红井的故事。“吃水不忘挖井人，时刻想念毛主席！”两句话撼人至深，一辈子藏心底。

爱学习的我向父亲说了看红井的心愿，许是红井离父亲下放的宁都并不太远，或是父亲觉得要求并不过分，还是一次现场教学。刚读书不久的我便来到了瑞金，见到了那口藏在心底的红井。那一幕，距今近五十年了。

沙洲本无坝，行于“坝”道，那时周围几乎没有建筑，只有旧居、领袖树和列宁小学，默默地伴着那口极普通又略显孤独的红井。井前，一位老爷爷讲云石山晚霞的千古佳话，我满是好奇，“前边不是有河么？”“那河水不能吃，只能洗衣洗菜。”

一代伟人毛泽东曾在这里养病，调研数月，他与红军战士一起冲破迷信，打出了这口井，村民终于喝到了清泉，军民情谊便由此升华，“鱼水关系”不正是由这一口口井延续而来的么？井边石碑上的字是村民对恩人的怀念，也在我的脑中储满景仰。主席离开后，再没回去过，但一口井已经把一切牢牢地矗在了这里，永远永远……

那时的条件简陋，没有留下照片，只是短暂停留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父亲请假费了不少周折，而路上花了太多时间。瑞金一夜，满城夜色，只有零星几盏灯光留在我遥远的记忆里。

带着对红井对瑞金的惦念，更带着对红井故事的回味，又走过了许多时光。父母离开下放的山村进了城，而我也走完漫漫求学路，成为中国共产党员，走上工作岗位。

故都瑞曲炫金花，红井清泉渥帝华。振兴苏区战略唱响，我又一次来到了瑞金。会务之余，独自再回红井。全国援建刚刚开始，漫步在沙洲坝不宽的路上，两边是绿绿的田园，忙碌的工地，我的心和思绪飞回儿时对红井的记忆，仿佛踏着红军足迹前行，有份执着有份坚定有份向往。

游人稀疏，我独伫井旁，内心久久不能平静，想念逝去的父亲，细细抚摸石碑上的字，手捧着喝了几口红井水，忽儿就忆起自己在红井伴随下走过的路，一条长长的求学路，一条对伟人景仰对党热爱的心路，一条执着追寻为国家复兴添砖加瓦的路。历史就是这么幽深，又是这么简明。

不知是谁敲响了领袖树上的铃铛，催我匆匆回返，依依不舍，五步一回头，眼中满是红星、红都、红军，心中满是红井、井碑、碑文。红星耀中华，红井伴心路。

有缘就会相聚。2020年秋冬，已是单位党组织负责人的我，带着渴盼，与党员们再到瑞金，开启了我的第三次景仰。

到达瑞金已是傍晚，车行在华美路上，不禁令人感慨。这就是闻名世界的红都么？灯光璀璨，微微风中，街边是悠闲的市民，着装和步履与大城市毫无两样，与数十年前的记忆判若两地。

放下行李，匆匆徒步去寻找红都夜色的美丽，顺着城市小河的游步道行走，秋风习习，夜光迷离，不时与成双成对的市民遇见，他们谈吐中透着文明优雅。忽如进入一座庄园，再无昔日的硝烟，在彩虹桥边静静伫立，烂厅下牛肉喷香，绵江里河水潺潺……当年从这里走上长征路的红军，如果能回到眼前走走，该是怎样一幅图景。

赶来的朋友滔滔地说起了脚下的南方小城，一个八十万人口的县级市，一个已经脱贫、经济腾飞中的市，一个充满生机和魅力的绿色名市，一个处处留着红色印迹的故都，一片无数人渴盼景仰的土地。朋友的眼中折射出的是满满希望、满满憧憬。

秋风化雨催芽，瑞金红土奇葩。伴着秋阳，在红都流连一日，“一苏大”址，“八子参军”的微党课感人肺腑，向红军烈士敬献花篮庄重肃穆；“二苏大”址，千人大会的场景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土炮声，眼耳依稀。

更渴盼的是红井，因为红井，我与红都瑞金缘分更深。

“微云淡沙坝，疏雨滴古樟，畅饮红井水，不忘来时路。”三行沙洲坝，一边是整齐别致的建筑，当年散居的“旧址”群迁于此，一边是绿油油的菜花，像是诉说古朴庄严，又像是诉说活力希望。伫立领袖树下，凝视着锈迹斑斑的铃铛，回响着列宁小学上课的铃声。端坐列宁小学，瑞金党校的朱老师深情地讲开了红井的故事……新鲜生动，令人心怦。当那首“哎呀嘞……”在耳边响起，历史拉回眼前，信仰深扎心间。课上得已滚瓜烂熟的老师竟也涌出了泪水，多好的语言、多好的党课呀！

再立红井，提着木桶弯腰俯身舀水，眼里便是岁月深深，伸向悠悠的过去和遥远的历史深处，用竹勺饮上一口，甘甜沁肺，井便装进了心底。伫立碑前手机轻按，人与史融为一体，心与情汇为一体。毛主席与沙洲坝的遇见，让人走过便不忘来时的路。这就是历史的痕迹，这就是红井的魅力。

几回回浇灌心灵，几回回梦里歌里向往。红井与我的缘分，伴着那抹永不褪色的红，注定将伴我一生。壮哉红井，美哉红井！

渐行渐远的老家模样

□钟小勇

2020年的国庆假期，我带着家人从广东回到老家江西赣县吉埠镇大溪村。

我的童年是在大溪村度过的，那里的山山水水、一草一木都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。村子里（老家所在的那个村民小组）住着百余户人家，用青砖砌的老祠堂是那时村里最气派的建筑，其余的房屋大都低矮破旧，与简陋的厕所、猪圈连在一起，偶有几栋是外墙抹过石灰的土坯房，相对体面地坐落其间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山林荒野，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忙碌的身影，一年到头似乎都有干不完的农活，但日子却过得很穷苦。村里人也常常会因一些微小的利益，闹矛盾甚至反目成仇，年幼无知的我们常常去围观看热闹……这些是老家留给我的最深刻的记忆。

三十余年的时光，仿佛是一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。

我来到村后的山上，俯瞰老家及邻近的几个村庄。这些年老家村貌的变化，用“翻天覆地”来形容，一点都不过分。村前原先那条坑坑洼洼、通行了不知多少代人的马路，已变成由混凝土浇筑的宽阔平坦的乡村公路，一直延伸到附近的国道。那些破旧低矮的土坯房在最近的几年里几乎消失殆尽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变得“洋气”的新式楼房。村内的主道上车来车往，远远地还能看见有专职的保洁员在清洁路面……我眼前所看到的景象，完全不是我记忆中的老家模样！

老家的一切都似乎在悄无声息中发生着巨大的变化，而变化最快最集中的时间是精准扶贫的这几年。大溪是江西省广播电视局的定点帮扶村，他们选派了优秀的干部组成扶贫工作队驻村，与挂点大溪的区、镇干部及村里的干部一道开展扶贫工作。

外来的扶贫干部把自己当成大溪的一员，与村民打成一片，尽心竭力地帮助大溪的村民，不仅是物质扶贫，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扶贫，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活动，以及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去帮助和影响村民，除陋习、树新风，让村民关系更融洽，让乡风更文明。

在老家变化的过程中，在乡亲们平常的日子里，人们清晰地感受到了扶贫的力量。

2018年8月，村里德葵叔的儿子突发恶疾，两天就离世了。德葵叔七十多岁了，体弱多病；德葵婶患了严重的内风湿病，有十几年了；儿媳照看两个上学的孩子，做点零工补贴家用。突来的变故让这个家庭瞬间陷入了困境。往后的日子怎么过？丧子之痛与家庭面临的困境让德葵叔及家人备受煎熬。

德葵叔家的不幸发生后，村里及时按政策把他家纳为贫困户，为他家办了低保，基本生活有了保障。热心的扶贫干部还经常上门走访，嘘寒问暖。2019年，德葵叔的大孙子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高校，得到了政府的教育扶贫。如今，德葵叔一家已从阴霾中渐渐走出来了，他们和村里很多人一样，经常会发自内心地说：“现在的社会真好！”

回老家时，正值秋高气爽，行走在混凝土铺筑的村道上，再也闻不到各类粪便发酵后弥漫在空气中的味道，从或远或近农家小院里的桂花树上，飘来的是阵阵芳香，沁人心脾。老家模样在我的记忆中渐行渐远……

梧桐情桂花雨

□尚伟怡

喜欢梧桐，不知为何，或许是喜欢那种骑在父亲肩头摘梧桐花的感觉吧，亦或许是怀念一种记忆，童时的记忆。那宛若游丝般的痕迹，不知根源在何处。

今日出去，又看见梧桐花开，铃铛般的花朵，紫色的，在微风中摇曳。不知怎的，总是觉得紫色的花很好看，可能是因为少的缘故罢。看着枝头那一个个紫色的小精灵，仿佛把孕育了一个冬天的气息都凝聚在枝梢，来一场蓄势待发的比拼。

忽然想起了2019年在赣南也看见了梧桐花，白色的，生得亦是好看，开得极为繁茂，每次路过她，总要捻起一朵，放在书页间，或者捡一片叶子，玩弄半天。对于梧桐，总有说不清的情愫和怎样写都觉得依旧欠缺的文字。

对于花朵的喜爱，不单是梧桐。每年梧桐花开的时候，杏花已落，花茎依存，翠绿的叶子间掩映着小小的果实。站在树下，闭了眼，似乎看见了那金黄的果实已经压弯了枝头……看着故乡的梧桐，突然想起赣南的桂花，是那样的浓郁、芬芳。小巧的花骨朵，像极了江南水乡那未出阁的姑娘，生得可爱。

依旧记得，初次听闻桂花，是在小学的课文《桂花雨》中，主人公描写台风快来时，全家收桂花的故事，可能是因为小姑娘生来都喜欢花，想象着站在桂花树下，那一场漂亮的桂花雨，那该是多好玩啊。再次听闻桂花，是从父亲口中，说起他那会上大学，每次晚饭罢了，跟舍友一起去他们学校对面的华中师范大学（那边女生颇多），折一枝桂花，插在袖口，去“念书”。哪是念书啊，其实是去准备一场邂逅罢了。可惜了，父亲从未成功，可能是因为他不够帅气吧，或许是他的策略存在一定问题，就不得而知了。那时觉得桂花不仅好玩，还很浪漫。迫切地希望一览桂花的风姿，因我的故乡没有桂花树，这个愿望久久不能实现。可喜，去赣南，在花开时节，那满树肥硕饱满的花房，细嗅馥郁的花香，那荷塘边的桂花……填补了我对于桂花的所有幻想。

我喜欢故乡的梧桐，就像喜欢故乡的那座城。我亦喜欢桂花，就像喜欢晚上月夜下荷塘边的散步。它们都好看，都承载了我的悲喜。

哦，梧桐情，桂花雨……